

一段曲折迷人的圣城建造史，重刻两次大战间的动荡中东

Till We Have
Built Jerusalem

直到我们建起了
耶路撒冷

一座新城的缔造者们
Architects of a New City

ADINA HOFFMAN

〔美〕阿迪娜·霍夫曼 著

唐克扬 姜山 尚英南 等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K381
2-181

TILL WE HAVE
BUILT JERUSALEM
直到我们建起了

耶路撒冷

一座新城的缔造者们

Architects of a New City



ADINA HOFFMAN

〔美〕阿迪娜·霍夫曼 著

唐克扬 姜山 尚英南 等 译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 一座新城的缔造者们

[美] 阿迪娜·霍夫曼 著
唐克扬 姜 山 尚英南
郭博雅 黎乐源 李卓璋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直到我们建起了耶路撒冷：一座新城的缔造者们 /
(美) 阿迪娜·霍夫曼著；姜山等译. —北京：北京联
合出版公司，2017.12
ISBN 978-7-5596-1227-4

I. ①直… II. ①阿… ②姜… III. ①巴勒斯坦—历
史 IV. ① K38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264683号

TILL WE HAVE BUILT JERUSALEM: ARCHITECTS OF A NEW CITY

by Adina Hoffman

Copyright © 2016 by Adina Hoffm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IRIAM ALTSHULE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7
by United Sky (Beijing) New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7-7483号

选题策划 联合天际
特约编辑 王 微
责任编辑 李 伟
美术编辑 晓 园
封面设计 宝木三兽

未
UnRead
—
思想家

出 版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发 行 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
印 刷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字 数 290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13印张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 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596-1227-4
定 价 68.00元



关注未读好书



未读 CLUB
会员服务平台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5243 5752 (010) 6424 3832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
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引自英国诗人、画家威廉·布莱兹的短诗《远古的脚步》（*And Did Those Feet in Ancient Time*），该诗起初是其1808年长诗《米
尔顿》（*Milton*）自序中的一篇短诗，之后于1916年由英国作曲家休伯特·帕里爵士编成一首赞歌《耶路撒冷》，被奉为第二国歌。

你不会找到一个新的国度
也不会找到一片新的海岸
这个城市会一直跟随着你

.....

C. P. 卡瓦菲斯《城市》

目录 CONTENTS

雅法门的那一边

第一部 耶路撒冷大街，1934

没有洛可可宫殿 … 015

憧憬和土话 … 044

回家之路 … 058

那些建筑师们 … 072

暴乱兴起 … 083

可能与现实 … 102

难民之城 … 120

巴勒斯坦与明日世界 … 133

第二部 美物难存，1923

- 在花园中 … 155
- 倒塌的墙 … 167
- 地质构造学 … 184
- 地面上的，地底下的 … 201
- 相关遗迹 … 217

第三部 伟大之城在何处，2014/1914

- 一种征兆 … 247
- 何许人也？ … 253
- 手头的证据 … 259
- 一张照片的价值 … 265
- 密谋、神父与族长 … 270
- 希腊医生的女儿 … 274
- 灵魂之书 … 283
- 迷宫 … 290
- 犹太法官 … 298
- 房屋本身 … 310
- 名人录 … 315
- 褫夺 … 327

伟大之城 … 335

皮与骨 … 340

土耳其房间和亚美尼亚瓷砖 … 343

烧制 … 347

结语 石头剪刀纸

注释

致谢

雅法门的那一边

住在耶路撒冷的近四分之一一个世纪里，我每天都会走过城市西侧的主干道——雅法路（Jaffa Road），老一辈人都叫它“那条雅法路”。

起初，它只是一条朝圣和骆驼小径，后来成为重要的贸易通道，现在是一条虽然脏兮兮却很繁华的主干道。道路从旧城雅法门的附近延伸开，横过新城，向西蜿蜒穿过山丘和干涸的河谷，又通过一片平地，最终到达雅法港。它甚至一度从港口延伸出去——至少是在精神上——延伸到那些载着商旅和货物、往返于许多遥远地区的小船上。

既然这条道路让耶路撒冷向世界敞开，又将世界带向了耶路撒冷，一座新城的历史便由此开始。尽管在许多人心目中，耶路撒冷是著名的圣城，但直到 1867 年——当奥斯曼的苏丹¹下令征用一帮巴勒斯坦农民建造这条沙石压实的运输小道时——耶路撒冷也不过是一个在山丘之上、被高墙包围的村庄。这个闭塞、晦暗、病态，并且

¹ 也称苏丹，是伊斯兰教历史上一种类似总督的官职，也是阿拉伯语中的一个尊称。苏丹一般不是世袭的，不同于国王。

在多数人记忆中夜间城门紧锁的、臭烘烘的地方，激起了到访的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¹——作为其中一位记述者——在笔记中透露出郁闷之情：“被高耸围墙所围困的、如此狭小的一座城，它肮脏、破旧，高墙阻碍通风，推迟了清晨的来临，并加速了病恹恹的暮色到来。”

然而，当这条从城市延伸到海边的收费道路开通之后，一种新的出入这座引起幽闭恐惧症的堡垒的交通方式成为可能，一种新的自由也成为可能。在耶路撒冷城门外侧，人们为雅法路上定期来往的马车修建了一座同样名为“耶路撒冷城门”的中央车站。当车站落成时，这座城市彻底从城墙里边扩散开来。无论是希腊人和日耳曼人，阿拉伯人和亚美尼亚人，还是德裔和西班牙裔犹太人，全部纷纷开起了酒店和杂货铺，旅行社和照相馆，咖啡厅和小酒铺，一间电报局、纪念品店、地毯店，一家药房，一家面包坊，一家木料与建材市场，甚至还有了一座主打走钢丝杂技和狗熊表演的剧场。各国的领事馆、银行、邮局，最后甚至连市政厅本身也搬到了城门外，并且很快，紧邻城墙外的拥挤地段变成了一块临时的市镇广场。有些当地人形容，这座广场已经与“这座城市”本身难以区别。

1900年，为纪念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²执政二十五周年，当局在操着各种语言、熙熙攘攘的广场人群中，建起了一座如圣诞糖果般红白相间的公共喷泉。七年后，一座造型华美的白色钟楼也随之建了起来。几乎所有骄傲的奥斯曼帝国城市都有这种特征，在其中央广

1 19世纪美国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最早用文字描述耶路撒冷的近代作家之一。

2 奥斯曼帝国苏丹，1897—1909年在位。

场上都会有这样的钟，而耶路撒冷的钟楼自然也是居民心目中的骄傲。这座高约 13.7 米、坐落于雅法门上的钟楼，是市政显著进步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奥斯曼人爱国精神的体现。它把耶路撒冷的市民和帝国的其他人民紧紧联系起来，它在象征和实质上都昭示了一种新的时间提醒方式在这片极为古老的土地上的降临。钟楼还起到类似灯塔的作用。它建造好后没多久，市政当局就在高耸的外墙上悬起了许多明亮的煤气灯，使得这座塔楼即便从很遥远的村庄也能看到。有当地人描述道：“它看起来像是座灯塔。”





“我看到了我看到的”(“what I see, what I see”),当描写1921年5月的早晨在柏林的一次慵懒漫步时,生于加利西亚(Galicia)¹的犹太小说家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以这句话开头,就像是一句宗教箴言或咒语。一个世纪后,若某个人再在耶路撒冷漫步时,就得把这句话稍加改动,变成:“我看到的,和我看不到的。”

每当在这座我成年后大半生中都当作家乡的城市干道上溜达时——这座城市,换句话说,自从我第一次遇到它,它就摄住我,取悦我,激怒我,迷惑我,且带给我惊喜——我同时思索我看到的和我看不到的事物。

即便每座城市的建筑都在经年累月地演变,耶路撒冷却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埋葬了许多过往的建筑。纵观它漫长的历史,耶路撒冷被不同的势力占据又收复多达44次,这座城同时由于那些被夷为平地的建筑和保留下来的建筑而闻名遐迩。如今的城市正是建立在这样一片“18米、24米甚至30米深的废墟之上”,正如一个19世纪的评论者兴奋地说,“当你从耶路撒冷的街道向下挖时,你会在某个地层中突然发现一座屋顶!也许这座古城比世界上任何一座城市都埋藏着更多更古老的遗迹和骨骼。”

然而,出土的残垣瓦砾并非都那么古老。比如,1917年的12月

1 旧地区名,在今波兰东南部境内。1795年俄国、奥地利第三次瓜分波兰时,西加利西亚地区被奥占据,1867年东加利西亚亦被占据。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匈帝国瓦解,英国托管了耶路撒冷,加利西亚地区才归属波兰。

11日，几乎是在著名的埃德蒙·艾伦比将军（Edmund Allenby）¹下马走过雅法门，宣称“圣城耶路撒冷”即将由英国军事托管的同时，英国的掌权者立即开始计划摧毁土耳其人那块杂乱而生机勃勃的市镇广场。而那位不苟言笑而又虔诚的军事总督罗纳德·斯托斯（Ronald Storrs）则认为，这些摇摇欲坠的旧楼和嘈杂的景象实在令人反感，他打心底厌恶奥斯曼帝国的大钟和华而不实的钟楼。他说，钟楼丑化了雅法门，并即刻下令工人把钟楼——按他的说法——“整个儿移走”。随后，一座规模更大、更具典型英国式的钟楼建了起来，相较于此前的奥斯曼版本，它“去掉了令人格外讨厌的装饰”。它建在不太拥挤但仍属于雅法路的中心地段上，就位于苏丹苏莱曼一世²时代那段古老城墙的西北侧。这座在建筑史上价值仅等于一双便鞋的英式钟楼建成于1924年，即英国从国际联盟正式获得巴勒斯坦托管权的两年之后。它的功能既包括提醒时间，也提醒人们是谁正在统治这座圣城——英国此前刚刚宣布耶路撒冷作为巴勒斯坦的首都，这是自十字军东征后耶路撒冷第一次成为一国首都。那片以前被称为邮政广场的角落，很快便改名为“艾伦比广场”。

又过了十年，这座英式钟楼也轰然倒塌（不是因为被征服，而是为了缓解街角刚建起的崭新的巴克莱银行和市政厅形成的三角地带的交通而被拆除），然而，斯托斯总督却一直没能铲平紧挨着雅法门外的大巴扎，也没能像他期望的那样，用包围古城的崭新环形花园来取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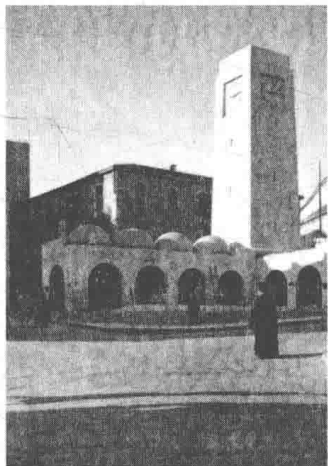
1 英国陆军元帅、驻中东总司令、英国驻埃及末代行政长官，1917年在第三次加沙战役中取得胜利，占领了耶路撒冷。

2 苏丹苏莱曼一世（1494—1566），又称苏莱曼大帝，他在位期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进入全盛时期，并重建了耶路撒冷城墙。

它。斯托斯总督离开了这座城，英国人也离开了这个国家，军事托管结束。1948年，又一道高大的、由混凝土和瓦楞状锡板构成的屏障紧挨着艾伦比广场赫然竖立起来，在刚成立的以色列王国和约旦之间形成了一道质朴而实用的边界。在这片曾经自成一体的区域，这道粗陋的墙仿佛一截戳进眼睛的手指。事实上，直到1967年，随着以色列对东耶路撒冷的占领和吞并，斯托斯总督半个世纪以来设想的绿化带才得以实现，掌权者宣称，耶路撒冷在以色列统治下“实现了统一”，并拆除了围绕旧城墙的砖瓦建筑，那些在包豪斯（Bauhaus）¹受过训练的项目规划师，轻蔑地管它们叫“快要倒塌的建构、棚屋和碎石堆”和“在视觉上令人不悦的商店”；就在它们被拆掉的地方，落成了一座国家公园。与此同时，这个与城墙相对、没有了钟楼的地点（那个不久前才刚设计过，并以征服这里的不列颠英雄来命名的广场），再一次被重新设计。如今这座处在城市西边的犹太人和东边的阿拉伯人之间，紧张气氛一触即发的分界线上的小广场，仅包含一座干枯的喷泉、几棵粗矮的橄榄树、一排艰难生长着的矮柏树，一组毫不出彩的石质曲线台阶和一个全新的名字：“IDF²广场”。

1 德国魏玛的“公立包豪斯学校”的简称，同时也指包豪斯学校代表的一种设计风格，它的成立标志着现代设计教育的诞生。

2 IDF，以色列国防军（Israel Defense Forces）的缩写。



然而，当我思索在雅法路上看到的和没看到的，不仅是在回想那些被埋葬和被铲除的遗迹，还有借助带有文化内涵的建筑和匆忙重绘的地图来标记政治领地的各种尝试。我同样在沉思这座城市中许多未曾实现的蓝图和憧憬。这些憧憬，与这个词包含着的一切东西，都存在于或曾经存在于那些认为必须在这里试验和建造的人们的脑海中。

大约在约瑟夫·罗特视察选帝侯（Kurfürstendamm）大街上的乞丐、侍者、马匹和香烟广告的同时，英国的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工艺家查尔斯·R. 阿什比（Charles Robert Ashbee）——这位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¹ 的门生兼斯托斯总督的雇员——正担任着前所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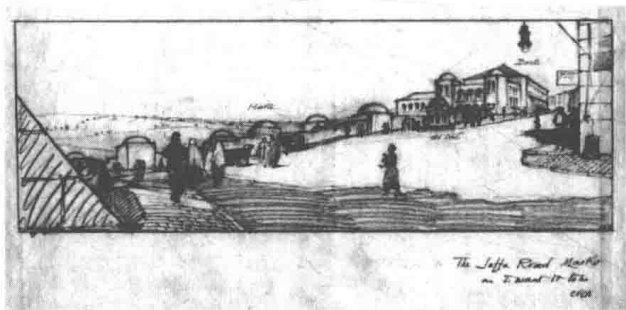
¹ 英国近代著名设计师、诗人、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

有的耶路撒冷“市政顾问”一职，他阔步行走在我每天走过的同一条大街上，“咔嚓、咔嚓”地拍照，潦草地做着笔记，想象着这片区域在空间上和社会上的某种巨变。“雅法路现在的样子”，他在一张全景照片上做了标注，照片中有一辆卡车，一群模糊不清的戴着阿拉伯头巾、盖头和毡帽的本地人懒洋洋地倚靠在一堆西瓜前，还有一些摇摇欲坠的货摊和小店。



The Jaffa road as it is

然后，他画了一幅相同景物的工整的铅笔草图，图中去掉了那微垂的红瓦屋顶楼群和水果摊。取而代之的是一组整洁的、匀称交错延展开来的传统穹顶建筑，还特意加上了一些穿戴整齐的路人。他为此题名为“我期待的雅法路市场的样子”。



*The Jaffa Road Market
as I would it be
1934*

可能听起来有些孩子气、任性或纯粹一厢情愿，但阿什比相对于绝大多数人，更能理解他所面对的按照个人的浪漫主义世界观来重建或改建城市的巨大挑战。尽管他在城里生活的时间并不长，而且，也许有人会说他并没有真正理解自己在工作中的处境，但他对这座城市的未来，就像把一生奉献于此的很多人一样，怀着热切的雄心壮志。尽管他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市政设施改善和市容美化投入了毕生精力，然而他也承认，那些付出的努力，以及耶路撒冷特有的、近乎慢性的挫败希望的方式所带来的心酸，都是徒劳无功的。“这座城，”他写道，“是一座独一无二的城市，而先于一切的，它是一座理想主义者的城市，此外，它更是理想主义者在此后世世代代里将他们自己与城市一同撕碎并糅合的一座城市。”

然后，是我所确实看到的：仅仅在距离雅法路的一端大约 90 米远的地方，是曾经背负盛名的德国犹太人难民埃里希·门德尔松（Erich Mendelsohn）¹ 设计的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它包含的那座带着舷窗、造型优美的塔楼，是城中最具表现力也是最精致的公共建筑之一。它在 1939 年落成之际，是耶路撒冷最高的“摩天楼”，赫然有七层，它在当时乃至现在仍具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优雅。这是由于它背后低矮的水平状社区为它骤生的垂直线构成的主体附加了充满活力的背景。正如设计其他建筑时那样，门德尔松设计这栋建筑时，采用了一种对物理环境（一条繁忙的街道，似乎需要一栋线条简洁、庄严却又引人注目的建筑）和对地形（向后延伸的陡坡）的敏锐意识。他也打算

1 德国犹太裔建筑师，20 世纪设计风格最具个人特色的欧洲建筑师之一，生于东普鲁士的奥尔什丁（今属波兰）。